

回声

声音撞上无形的墙。
自我,在回响里慢慢分裂。
我们打捞旧日余响,
却抓不住任何真实。
影子跟着脚步迁徙,
真相蜷缩在褶皱之中。
提问本身即是答案。
万物都是短暂的回音。
存在只是一瞬共振,
沉寂,才是永恒底色。

虚境

目光编织虚妄的图景。
我们看见的,并非世界本貌。
心,为万物涂抹色彩。
表象之下藏着深层秩序。
伸手去触碰流动幻象,
实体本就没有坚硬边界。
意识搭建临时居所,
我们困在感知之内生活。
剥去所有外在装饰,
空,才是万物本来模样。

裂隙

完整,藏在破碎的缝隙。
裂痕,接纳漏进来的光亮。
事物在损耗之中重生,
消亡孕育另一种开端。
完美本是虚幻假想,
缺口可以容纳宇宙的风。
不必抗拒割裂与残缺,
破碎,也是一种成型。
万物在残缺里缓慢生长,
裂缝接住生存的微光。

时间褶皱

时间折叠所有过往。
此刻,重叠无数遥远瞬间。
昨日并未真正远去,
未来早已悄悄降临。
我们穿行在时间褶皱间,
刻度只是人类的标记。
流逝从不是单向旅途,
记忆不断重构存在。
一瞬,可以容纳万古,
永恒散落在每一个当下。

镜

镜子不创造任何影像,
它只承接你的投射。
你看见的从来不是外物,
是内心向外投出的轮廓。
世界如一面巨大镜台,
众生各自照见自我。
不必执着镜中的幻影,
镜像终究不是本体。
凝视的瞬间,与自我相逢,
放下镜像,方能看见本真。

边界

边界,是想象出来的分隔。
天地原本没有清晰界限。
你划定自我的疆域,
隔绝,亦是一种联结。
内外本是同一片汪洋,
区分诞生认知的迷雾。
跨越不必摧毁藩篱,
界限随时可以消融。
万物没有绝对的隔绝,
隔阂,来自人的分别之心。

呼吸

呼吸连通天地之间。
吞吐,微小宇宙的潮汐。
生命是往复的起伏,
存在依托一呼一吸。
躁动随气息缓缓沉降,
平静藏在起落之间。
每一次吐纳是告别,
每一次吸气,是迎接。
生与死循环如同呼吸,
瞬间承载全部的生命。

尘埃

一粒尘埃,藏着整片星河。
渺小,也容纳宏大秩序。
不必执着体量的大小,
万物拥有同等重量。
尘埃随风漂泊起落,
星系缓慢旋转浮沉。
宏大终将归于微末,
微末蕴藏浩瀚天地。
我们都是世间微尘,
在风里短暂地停留。

等待

等待不是静止的停留,
是与未知默然相守。
期盼编织虚妄执念,
空等孕育全新感知。
终点未必如期而至,
过程即是全部意义。
守候不只为一个结果,
等候之中完成自观。
期待会蒙蔽双眼,
空心,方能看见万物奔赴。

遗忘

遗忘不是彻底消弭。
记忆沉入意识深海。
逝去从未真正消失,
只是换一种形态潜藏。
回忆不断重塑过往,
真相随记忆流变。
忘却卸下沉重枷锁,

龙睿健诗选

■ 龙睿健(浙江科技大学)

放下,才能继续前行。
失去本是存在常态,
遗忘留出新生的空间。

潮汐

心念如同海面的潮汐。
起落,不受外力掌控。
喧嚣退去,方见深海,
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涨起,是情绪的诞生,
回落,是向自我回归。
不必对抗内心起伏,
浪潮自有运行节律。
人潮是无边海域,
沉浮本就是生命常态。

行路

道路不在遥远终点,
它藏在你每一步脚下。
远方只是心中幻象,
行走本身即是归宿。
目的地随时会改变,
路途不断重塑行者。
脚步丈量的不是距离,
而是内心疆域宽窄。
不必奔赴某个彼岸,
足下,即是当下山河。

沉默

沉默不是语言的空白,
它容纳千万种言说。
话语分割完整感受,
言语永远带着边界。
许多真相不可言说,
静默承载更深的深意。
喧嚣难以抵达内核,
安静才可观照本心。
言语剥离事物本真,
沉默蕴藏无穷意蕴。

种子

种子里面藏着一整座森林。
沉睡,等待唤醒的时机。
黑暗之中积蓄力量,
破土是漫长的修行。
消亡,方能获得新生,
毁灭孕育生长的可能。
万物蛰伏静待时机,
内里自有完整世界。
埋没不等于归于虚无,
沉眠酝酿一次新生。

云

云朵没有固定形态。
随气流持续变换轮廓。
没有本体,没有归宿,
来去不做片刻停留。
聚散本是世间常事,
成形消散循环往复。
世人执着云的模样,
看不见流动的本质。
云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自由,本就无定形体。

夜色

黑夜不是光明的缺失,
它是另一种真实图景。
白昼遮蔽隐秘本相,
黑暗袒露深层自我。
明暗互为彼此根基,
没有夜,何来日光珍贵。
万物在夜色里安息,
沉寂孕育清晨的光。
光明与黑暗共生相依,
昼夜同属于一个世界。

容器

人心是无形的容器,
盛放喜悦,也容纳苦难。
唯有空,才能接纳万物,
填满便失去容量。
接纳不等于全然顺从,
容纳之后再选择甄别。
清空过往沉重堆积,
才能迎接新的相逢。
容器的价值在于虚空,
丰盈来自持续的放空。

风声

风没有固定形体,
借万物才得以显现。
穿过林梢,掠过山岗,
风本身,无法被捕捉。
万物只是风的媒介,
风声是短暂的显现。
风来不留痕迹,
风去不带走一物。
我们听见风穿过世界,
却永远无法握住风。

共生

失去,才成就拥有者。
对立本是一体两面。
光明依托黑暗显现,
自由带着某种约束。
万物依靠矛盾存续,
差异构成世界的丰富。
对立并非彼此为敌,

两极同属一个本源。
消解二元的分割线,
万物共生,不分你我。

笔触

一笔落下,世界被重新描摹。
线条不必顺从既定轮廓,
随心流淌,即是真实。
颜料漫过纸的缝隙,
情绪借色彩慢慢舒展。
不必追求完美的成品,
创作本是与自我对话。
所有褶皱,所有留白,
都是心灵向外的呼吸。
美,不在结果,而在落笔。

空白

空白不是一无所有。
它承载所有待生的想象。
纸张未被涂抹之前,
容纳万千种可能性。
我们惧怕空旷的虚无,
却忘了虚空孕育创造。
放下预设的标准答案,
在留白里听见内心。
未完成,蕴含无穷生机,
空处,方能照见自己。

织纹

丝线缠绕,编织细碎时光。
每一次打结,都是停顿。
经纬交错,没有绝对直线,
起伏,才是织物的肌理。
手的温度藏进纹路之间,
心事顺着丝线缓缓蔓延。
不必强求纹样的规整,
残缺的结,自有诗意。
编织的不只是织物,
是内心层层叠叠的思绪。

倒影

水面并不留存倒影。
物象掠过,转瞬消散。
倒影依附流动的水波,
一旦扰动,即刻破碎。
我们执着水中的幻影,
误将瞬息当作永恒。
万物的映象来去匆匆,
本体安静伫立在岸上。
看清倒影的短暂,
才会凝视真实本身。

碎屑

世间散落无数微小碎屑,
被人忽略的细碎感知。
一片木刻,一点残色,
碎片拼凑另一种宇宙。
宏大往往藏于细微,
破碎的片段亦可发光。
不必舍弃残缺碎片,
每一段碎片都有重量。
收集心灵散落的碎片,
慢慢复原内在的山河。

观照

向外眺望,看见万象,
向内静立,才遇见本心。
目光习惯追逐外物,
常常遗忘内在的原野。
喧嚣会遮蔽感知,
安静时,万物慢慢显形。
不用急着寻找答案,
静观,便是一种答案。
外在风景不断更迭,
心,是永恒的观景台。

观空

目光落向虚空,
看见,从来不是全部真相。
万物在流变之中,
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形体。
我们伸手去抓,
最后只攥住一缕穿过指缝的风。

内境

外界所有喧嚣,
不过是内心向外投射的倒影。
眼睛难以窥见它自己,
人最难读懂的,始终是自己——
和解。
从接纳心底那片荒芜开始……

尘轨

尘埃悬浮……
沿着看不见的轨迹缓缓漫游,
时间无声行走,
慢慢磨改世间万物的质地。
我们口中的永恒,
仅仅是一瞬短暂静止的错觉。

失语

词语有它天然的边界,
拦不住意识漫向无边深海,
许多心底的感受,
永远无法用文字完整转述。
沉默从不是空白,
它盛放思想最辽阔的疆域——

共振

人与人偶然相逢,
只是两段频率短暂契合
波纹消散之后,
各自退回原本的孤独。
不必强求长久停留,
遇见,就已经是命运的馈赠。

幻构

我们亲手搭建认知,
包裹住原始混沌的世界,
概念如一层薄纱,
隔开感知与事物本真,
当固有的框架碎裂,
才能够望见世界原本的辽阔。

眠石

石头安静伫立,
内部奔涌千万年缓慢运动,
表象时常带来欺骗;
静止不等于消亡,
漫长蛰伏,
只为等待某一刻苏醒。

溯流

人习惯频频回望,
想要打捞沉入岁月的片段……
记忆一直在悄悄失真,
往事早已被感知重新塑造,
我们日夜怀念的,
只是想象里加工过的旧时光。

微光

黑暗无法彻底吞噬一切,
总有细碎微光在暗处潜行。
明暗互为彼此的参照。
若无黑夜,光也无从命名,
微光不必盛大耀眼,
足够照亮独属于自我的小径。

解缚

执念缠绕成绳索,
将人囚禁在自我构筑的牢笼,
放下不等于舍弃,
松开向内捆绑心灵的枷锁。
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
只诞生于内心松弛的瞬间。

空痕

指尖划过空气,
留不下任何确凿印记。
世间种种被记录下的轨迹,
都逃不过时间轻柔的擦拭。
所有被看见的痕迹,
都只是短暂停留的幻象,
在感知里转瞬隐去。

赴

不必追问终点,
行走本身即是答案。
前路没有预设好的路标,
每一步都在开辟新的维度。
风穿过山谷,
带走犹豫与迟疑,
我们只管向前奔赴。

雾中识

浓雾模糊了轮廓,
我们试着辨认自身。
眼前的物象不断变形,
认知在迷雾里持续摇晃。
真实藏在层层遮蔽之后,
你所确信的一切,
随时会被新的感受推翻。

静的褶皱

寂静并非平坦,
它藏着无数细密褶皱。
喧嚣退去之后才会显现,
那些潜伏在暗处的波动。
只有静下心,
才能触摸那些无声起伏,
读懂安静深处的波澜。

残响

声音消散之后,
余响仍在空旷里徘徊。
语言抵达的地方有限,
很多思绪悬停在空白之中。
一切对话,
终会归于沉默,
沉默容纳所有未尽之言。

向影

人追逐光亮,
身后便持续生长阴影。
光诞生的那一刻,暗影随之萌发,
二者相互依存,无法单独存在。
试图彻底驱逐黑暗,
光亮也会失去依托。
光与影共生,不可分割。

未命名的间隙

事物与事物之间,
存留着大片空白地带。
我们习惯紧盯实体,
常常忽略这些留白。
意义就栖居在:
这些不被留意的缝隙,
藏在两段存在的空隙之中。

朽

万物都在缓慢消解,
衰败亦是一种新生。
剥落不是全然的失去,
旧的形态瓦解,给新生腾出空间。
不必抗拒消逝,
循环本就是世界的底色,
毁灭与萌发一直并行。

听风来信

风携来远方讯息,
没有文字,没有落款。
它掠过山川,穿过林间,
不带任何人为的修饰。
感知代替阅读,
读懂天地无声的信箋,
所有讯息只交付给愿意倾听的人。

自照

我们借外物映照自己,
却常常误读倒影。
镜面会扭曲轮廓,心境也会滤镜重重,
预设会蒙蔽原本的模样。
看清自我:
需要先放下预设的判断,
放下评判,才能看见本真。

慢核

万物内里都藏着缓慢搏动的内核,
未必能被肉眼捕捉。
我们总偏爱直观的轰鸣,
忽略那些无声持久的力量。
岩石风化,草木扎根,意识沉淀,
漫长的演化从来不会大声宣告。
真正的生长,大多发生在看不见的深处。

信与虚妄

我们不断制造信念,
用来支撑摇摇欲坠的感知。
世界本身不自带意义,
是人往虚空里安放注解。
当固有信念崩塌时不必恐慌,
拆解旧认知,
才会留出空间容纳新的看见。

剥离

一层层剥去附加的标签
剩下的才接近本真。
身份、评价、他人的期待,
都是后天附着在表层的外壳。
剥离的过程会伴随阵痛,
但唯有卸下层层包裹,
才能触摸到最原始的自我。

流形

不存在静止不变的形体,
一切都在持续流动变形。
河流不是固定的水,
山也在岁月里缓缓改换模样。
所谓稳定,只是流变短暂的停顿,
我们活在持续重塑的世界,
没有一刻和上一秒完全相同。

沉念

许多念头沉入心底,
安静蛰伏,不主动浮现。
表层思绪来去匆匆,
深层的意识静静堆叠。
偶然一个瞬间,
沉念破土而出,
我们才惊觉内心藏着未曾知晓的疆域。

纸的回声

落笔写下字句,
文字却会脱离创作者。
一旦落在载体之上,
解读便不再由书写者独占。
每一个读者带入自身阅历,
衍生出全新的回响。
作品完成于观看与阅读的瞬间。

